

那是段怎样难忘的日子：是“雪山万叠看不厌”，是宽松包容的校园，是远离家人寒窗苦读的艰难……

高中岁月，你怎样回忆它



1 江苏大丰高级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完成了高考前最后一堂早自习。 东方IC供图
2 毕业在即，两位毛坦厂中学的女生依依惜别。 东方IC供图
3 高考结束后，浙江诸暨海亮高中的师生在教室里为一位同学庆贺生日。 新华社发
4 在上海东方绿舟，成人仪式结束后，高中生们将成人帽抛向空中。 本报资料照片

走出校门九年 母校烙印难抹去

黄希 2010年毕业于杭州外国语学校 现任职于国际金融报

在敲下键盘的时候，我才真正发现，2010年毕业的我们离开小和山高教园区留和路299号——那个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和拼搏的“杭外”（杭州外国语学校）老校区竟然已经有九年半的时间了。但那一幕幕画面，比如周末在图书馆刷卡上网，在化学实验室烧焦前排同学的头发，中午在走廊上给英语老师背课文，还有在通识课上锯木头，又分明就在眼前。

从前大家说起杭外，特别是浙江省内的同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保送资格特别多”，“素质教育”或者是“特别难进”，又或者是“英语成绩特别好”等等。但事实上，在这些标签的背后是杭外“散养式”的自由氛围让我们更加茁壮成长。

杭外的初中生活给了我很多快乐的回忆，因为除了课堂时间和少量的作业之外，其他时间我都可以自由安排。当时，杭外是初中直升高中，淘汰少量尾部同学的模式，减少了我们的中考压力，于是大家开始了散养式成长。

春天，在杭外的樱花树下，我们几个女同学会聚在一起聊八卦；炎炎夏日，我们在宿舍里吹着空调吃冰棍；秋高气爽时最适合去足球场看年级足球比赛；冬天小和山的大雪湿透了我们好几双鞋，在宿舍里用吹风机吹鞋，看着窗外“雪山万叠看不厌”的景致。

男同学又在干什么呢？我向几个男同学打听了他们的中学生活，嘴上说着“不大爱学习”实际上却是“学霸”的冯俊豪告诉我，他的课余生活一般就是打篮球、打乒乓，偶尔去图书馆看小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高中的杭外总算有了点应试教育的影子，高二结束那年的夏天，整个年级近一半的学生被保送，所有的保送生在高三一开学就全部被安排到一个阶梯教室组成了“保送生班”，教室一下子空了一半，备战高考的压力“突然袭来”。

文科生班的教室更加空荡，我们班仅有11个人参加高考，大家把桌子围成了“U”字形方便讨论和互相监督；我们每个人都占了三张桌子，课桌上堆起了山一般的教辅书。在高三充满压力的备考时光里，偶尔“保送生班”的同学们也会过来送肯德基，和我们讨论答案有争议的题目，给我们送来片刻轻松。

如果说自由的精神将杭外塑造成了一个文化的大熔炉，那么我们从每一个从杭外校门走出来的人，都已经被深深地烙上了专属于这座学校的“烙印”，这样的烙印可以是仰望星空的信念，也可以是独立之精神；可以是理想主义的情怀，更可以是突破传统的探索。

我认识的杭外人，有放弃国企稳定职业跑去当职业网红的，有在麦肯锡忙到昏天黑地也要坚持创办慈善NGO的，还有在热火朝天的虎扑当了版主又跑去冷清的博物馆工作的。

背负着强大“同辈压力”的我，每每看到身边杭外的同学取得很大成就的时候，都会衷心为他们感到高兴，却也看到了自己更大成长的空间。在工作中，我希望自己能够拼尽全力，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好，不要浪费生命中每一分钟。

为了写这篇文章，毕业后的第九年，我第一次和同学们认真探讨起了“杭外”的话题，而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用了这样一个词语来形容“杭外人”——抱团。

最直接的体现就在我们的各种微信群里。我粗略统计，除了年级的微信大群，我还被拉进了在全球各地工作分享理财经验的炒股小群，还有上海十多个杭外同学的小型微信群。在这个上海小群中，但凡有生日就会张罗着大家聚餐，一有国外的同学回上海，大家也会倾巢出动。当然，大家聊天的内容也从学生时代的八卦、理想，变成工作、结婚生子、创业、买房……

到了现在，我和高中同学还经常会相互“蹭住”，有时是我去北京开会住她家，帮她等到家里修灯的师傅；偶尔她来上海，我们会回到高中时光窝在一张床上看剧。中学短短六年，我们在杭外的课堂中度过，我们在同学的激励中前行，更在老师的教诲中成长，我们学会拼搏，学会争取，也学会坚持；我们学着表达，学着谦让，也学着理解。

校园生机勃勃 比大学更像大学

李艳秋 199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附中 现任职于某跨国药企

1991年8月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从西南角的奉贤，赶到东北角的复旦附中报到，并且当天就参加了一场极有挑战的入学测试。

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26年后，我的儿子也会进入同一所高中求学，坐在当年的课堂里，受到同样的文化的滋养，我一定不敢相信——15岁是多么年少轻狂，只迫不及待地想探索新世界。那天考完试，我喜滋滋地坐在附中的紫藤架下打量着红砖绿瓦的校园，畅想今后的三年该多美好。

这真是难以忘怀的三年。复旦附中带给我的，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值——高中三年，它教会我的、熏陶我的、给我的人生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要到很多年后，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深远意义。

在儿子去学校报到的同一年，我也作出了人到中年的一个重要决定：负笈英伦。赴伦敦留学一年后，毕业回国，离开学校，转型到新领域。没想到这一波操作引起了那么多人点赞和好奇，主要归纳为两大问：一是为什么？二是如何做到？

我也常常有点疑惑并自问：这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这种驱动力是始终植根在心底深处呢，还是源自于现实倒逼的一时爆发？这一类的拷问大概率是得不出正确答案的，不过我逐步确认，一切内心力量的源头，起始于1991年的那个夏天。

“你们这一届真厉害，不过牛人也挺多。”高二的师姐曾这样和我们说。一年后，轮到我们升级为师姐时，我们也不免用一种高冷姿态，对下一届表达了一模一样的观感。

母校每一届学生里，都有很多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比如我们这届理科班有个“大牛”，横扫全国数学竞赛、全国物理竞赛，拿遍大奖无敌手，简直是江湖上“神一般的存在”。一次在医务室排队等候，校医照例向排在队首的男生验明正身：“你是某某哇？”顿时一排女生齐刷刷转头盯住他，“大牛”脸上故作镇定，但是心底想必很得意吧。

然而，比这更珍贵的是，学校以一种极其宽广的文化包容度和人文精神，滋养着这些优秀的学生，接受他们的多元和个性，赋予他们最大的空间和自由。早在近30年前，学校课程表就已经独树一帜，每天下午只有一到两节正课，其余所有时间都开放给大家自行安排。你可以上学校提供的选修课，也可以什么课上不上，可以在教室里刷题，也可以在操场上跑步刷题，各取所需，绝不会有人来指点或评价。然而，就在这种“无为而治”，看上去几乎没有“管理”的环境里，我们学会了“自我管理”。

学校的包容度，不仅体现在学生身上，也体现在教师们身上，因为附中的老师们也一样的特立独行。当时的校长是过传忠老师，他有一口堪比配音演员的好声线，后来才知道他年轻时演过话剧，可惜他没教我们这一届。张大文老师也只教过我们这一届，但我们可以参加他的选修课，听他如何爬泰山数台阶。听儿子说，这个暑假学校要组织他们去爬泰山了，这是高二升高三前，一项很有仪式感、磨炼意志的活动，我听了都很想参加。理科班的倪恩老师，在我们班物理老师生病的时候来代过几次课，让我头大已久的“力学”这一章，在他讲解之后忽然醍醐灌顶……

毕业后这些年，我一直关注跟母校有关的报道。有一篇说，外省市老师来交流之后，感慨这所学校“教师不像教师，学生不像学生”。至于“最像大学的高中”这一点，则多次在各类报道中出现。对此我深以为然，这样宽松、自由、生机勃勃的校园，比很多大学更像大学。

在成为家长之后，我终于对母校对人的塑造有了更深的认知：复旦附中的自主招生家长交流会上，一位招生老师在介绍时提到了一些学校的素质教育项目，既费力气、费资源，又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她评价说，这是因为“不功利”。

所谓自由而无用，实质不就是“不功利”么？回想起来，我们从来没有一条线直白地教大家“功利”这三个字，但是这种价值观深深地植入在每一个人的基因里。

高中三年并不是为了一场高考，人生也并不只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否来评价。仅此一点，就是一个让我永远带着骄傲回想起来的地方。

“内部讲义” 我们从来没做过

王成浩 2004年毕业于江苏省启东中学 现任职于解放日报

我是2004年从江苏省启东中学毕业的，离开母校已经15年了。把我和启东中学联系在一起的，居然是我的同事娟姐。她的儿子在上海就读一所比较好的中学，我和她的聊天记录，不少是她儿子解答数学题。每次解答完，她都会点个赞：“不愧是启中实验班的奥数‘冠军’”。当然，“冠军”是她封的，我得过全国一等奖，冠军还有好大的差距。

再往前回忆，应该是前几年我负责招聘工作的时候，每次和新进报社的大学生们聊天，说到启东中学，不少同学都会说：“啊！《启东中学内部讲义》！我做过！”说实话，我们自己从来不做。

启东中学分实验班和普通班。在进入启东中学的时候会有一个入学考试，根据考试成绩排名分班，成绩优异的进实验班。我读书的时候实验班就一个班，大约五六十个同学。当年班主任说过一个笑话，有媒体曾报道启东中学一个班有20多人考上清华北大，全校20个班有400多个上清华北大，这是不可能的。我所在的“实验班”一共有14个同学去了清华北大，14个同学去了复旦与上海交大。

最近刚看了于谦老师主演的电影《老师，好》，主角苗老师不禁让我联想到了我启中的班主任陈老师刘。陈老师与苗老师有相似的地方：心里都是为了让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有时不那么讲究方式方法，管理方法有点简单，比如：女生不允许留长发（不能盖过耳朵），男生头发不能比他人长（他是板寸）……现在回想起来，对于那个年纪的我们，可能过于宽松的环境就培养不出那么多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的学生，培养不出世界与亚洲的双料物理“奥数”金牌得主。

提到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就不得不提我们的“物理金牌教练”王建忠老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手培养出三位国际物理竞赛金牌得主的王老师，符合我心中对好老师的标准：不仅以精湛的业务水平传道授业解惑，更以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感染、教育学生。在那个“黄冈密卷”“海淀题库”等已经盛行的年代，王老师还保持着自己做题目的习惯，他在讲题目时候，总是会不拘泥于题目本身，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消化知识点。2003年11月，王老师检测出转氨酶偏高，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但是当时正值国家集训队选拔考试的冲刺阶段，为了不耽误学生，他坚持不住院，带病为学生辅导，常常一个题目就是做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最终，他的付出没有白费，那位学生顺利入选国家队，并最终获得了第5届亚洲物理“奥数”和第35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数”两块金牌。

我在大学期间做过高三数学家教，有时给学生辅导习题时，按照思路讲解演算下去，得出的结果和习题册后面的答案不一样，我一般都会自信地告诉学生，书上的答案错了。学生总是半信半疑地“哦”一声，毕竟在学生眼里，我是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哪来的自信质疑数学答案？然而事实证明，我的自信不是盲目的。我想，这种自信应该就得益于高中时的锻炼吧！

题海战术、奥林匹克竞赛……或许这些组成了启中教育在外人眼中的关键词。作为曾经身处其中，亲身经历过那些的一员，我觉得母校教育模式的形成，有其成型和成功的环境因素。母校确实为一批学生打开了通往名校的大门，也为一部分有天赋的孩子提供了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舞台。虽然母校的教育不完美，但在全国高考体制不变的大环境下，它的存在还是有其合理性，否则也不会每年有那么多名求学者从外地慕名而来。对我来说，高中学习最大的收获是锻炼了自己面对不利环境时调整心态、适应环境的能力。

我在启东中学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是我第一次经历从巅峰到低谷再反弹回升的过程。这段经历，让我有了一颗擅长自我调节的内心，让我收获了一批同甘共苦的朋友，也让我们打上了启中人的标签。

那段心灵历练 多年后更见价值

李明 1999年毕业于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 现任职于江苏省广播电视台总台

1999年我从毛坦厂中学毕业，迄今已经整整20年了。在2016年以前，我绝少提到自己是毛坦厂中学毕业的，即便提了身边也鲜有人知道，直到它被各大媒体突然聚焦后——仿佛一夜之间，“高考工厂”成了它的代名词，也由此，各种议论接踵而来，众说纷纭。偶然身边的同事朋友得知我是从那个“厂”里出来的，都会发出一阵感叹，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问题：怎么一个“生产毛毯的厂”会有这么厉害的学校？学校管理到底有多“恐怖”？毛中一年能考多少北大、清华……

20年前，安徽省外的人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所学校，但在安徽省内，特别在六安市，毛坦厂已经名震一时。它之所以名气大，在于能够帮助高考失败的考生，重新考取心仪的大学。复读学校这样一个名称，让很多家庭带着希望而去。跟很多人不同的是，我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这所学校。当时，家人还为此发生了争执：母亲认为那里太辛苦，离家太远，照顾不到我；而父亲认为可以锻炼我。最终，我自己决定去读书。这是一所坐落在山沟里的学校，因所在镇叫毛坦厂而得名，当然，此“坦”非彼“毯”，毛坦厂没有一家生产毛毯的厂。

上世纪90年代末的毛坦厂中学校园已经很大，一进去就是个大操场，往里走，半边教室，一排排的，半边教职工宿舍和大食堂，再往里是学生宿舍，最后面又是个操场。入学前，我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的进去了，才发现它的节奏和压力远超我的想象。尽管还是高一，作息却按照高三的时间表：早晨6点不到就要起床，早操之后是早读，吃早饭的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自习一直持续到10点以后。由于需要学生自己淘米煮饭（那时候还没流行家长陪读送饭）。所以，真正的休息时间很短。一周六天上课，学生周末想请假回家，也得班主任批准。一般来说，两个月批一次，而且还必须有一定间隔。

那个时候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宿舍还很简单，是一个普通的瓦房，一个宿舍12个人住，没有空调，冬天冷夏天热，很难睡得好。后来我就要求搬到校外租房住（当时学校是允许校外住宿的），每天早晨，我的闹钟会提前10分钟响，然后我会第一时间跳起来，用5分钟穿好衣服洗漱，然后再用5分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到学校。到高三时管得更严，课堂后面是高考倒计时。如果你的考试成绩这次比上次差了，会被喊过去谈话。当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练就了一个本领：坐着睡觉，但不用手撑头，从讲台往下看，完全是一副低头看书的样子。当时的课程是两节连排，方便老师安排模拟考试，这两节课考一门卷子，第二天的两节课用来讲解试卷，第三天又考，第四天又讲解，如此循环往复，全国各地名校试卷都做过。好不容易熬到周末，也没什么娱乐，因为整个毛坦厂就没有玩的地方，除了钓鱼或者打打篮球、羽毛球之类的，就只能在房间里听听歌、睡睡觉，再不就是继续学习。早恋？你有时间听别人也没有时间……

如果仅看我的这些叙述，得出印象的可能是：紧张、压抑、可怕。但事实上，每当说起她，我更多是怀念和感恩。这不止是因为她，我们踏上了人生更高的阶段，更重要的是，她给了我们许多看不见却惠及一生的影响，比如，自立。在今天很多多家长为照顾孩子犯愁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我们，已经学会了自己安排生活，自己安排学业。还有，忍受孤独，也成了毛中年代的心灵历练；远离家人，独对寒窗，尽管很艰难，但多年后再回头，才发现它的价值：孤独能让人专注，孤独也更能激发人的潜力——为了摆脱孤独，你只能前行。

那段岁月里，时光的流转几乎感觉不到，一切都是快的，同时也是慢的，落叶不是飘下来的，而是一寸一寸走下来的。也就从那个时候，我学会了“慢一点”，脚踏实地，去拼每一分，然后一步、二步、三步。虽然慢一点，却走得稳而安心，也让周围的人对你放心。因此，在后来的人生路上，我总是提醒自己，只要我还在努力，就还有希望。哪怕一时失败了，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还有机会。